



晦菴朱子文鈔序



或問晦菴朱子何以文抄也曰朱子  
之文浩瀚無涯學者未能徧觀而盡  
識是以抄其要者以範後進耳海虞  
吳氏抄于宣德之初安陽崔氏抄于  
嘉靖之中皆切近矣合觀二抄不下  
數千萬言併計所不抄者雖萬億言

不啻也、不亦已多乎、曰公都子以外  
人好辯譏孟子、孟子以為不得已也、  
朱子之言、亦不得已之意乎、昔者漢  
高祖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惠文景  
武繼之、仍襲戰國亡秦之故、挾書之  
禁、久而後弛、于時何倉以刑名為相、  
良叅以黃老飾治、轍賈以游說傳行、

諸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猶紛然競也、  
廣川人董仲舒者、三年下帷、壹尊孔  
子、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咸師尊  
之、其言主於正、誼明道、而謂春秋為  
大一統、位雖未顯、道則常行、六經用  
章、斷獄者引經、折偽繫囚者受經、聞  
道或印綬加身、而守死、或汙辱釋掾、

以觀仁。至有鞠躬盡瘁，斃而後已者。用能扶漢業於四五百年。魏自建安七子以來，崇尚五言，爭眩靡麗。晉宋承之，泊于齊梁陳止。或怨以怒，或治以纖，三綱淪而九疇斁。至篡弒以相尋，河津人王通者，出隋開皇初，進獻十二策，以期太平。退擬六經，續明先

聖。一時董常得其蘊，王珪、魏徵、杜如晦輩發於事業。以開唐初之治。李唐之世，半踵漢而襲梁，達摩羅什之風未斬也。蕭瑀合掌禮佛，稱地獄以拒傳矣。至有宮人出而為尼，復畜髮以踐天后之位。濁亂海內，幾殞唐祚。耳乎永貞以後，元和以前，迎佛骨於天

竺昇傳禁內，雖號學者，出家為僧，夷狄熾而中國滅矣。河陽有韓愈氏者，出奮不顧身，上表論諫，其言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表，上而身貶，言出而道章，誠足以正人心於百世也。宋承五季之亂，立相多仍舊人，于是君子小人迭相柄。

政王欽若，幽守天雄，閉門誦經，其後安石撰著新說，益肆其奸，至使李沆寇準不獲常用，而司馬君實、兩程夫子且被逐譴，遂致徽欽狩虜。汴京丘墟，南渡以來，諸儒學術又多不同。陸子靜高才篤學，亦名儒也，倡為一偏之學，其徒楊簡揚其波而助其瀾，宛

若文殊辟支之護法也。而况陳同父張九成輩。或以功名。或以詞章。相競於時哉。婺源晦菴朱子者。出先格致以擇善。即誠正以固執。事為之辯。言為之論。理不明不巳。道不直不休。聖學至是亦大復續乎。是故董子明春秋而人心正文。中子續六經而聖道

顯。韓子闢異端而正教明。朱子辯群說而斯文之實學定。又曰。聖學雖以言而明。亦又以言多而晦。析危微之獎。求精一之中。此三聖人示萬世道學之的傳也。故朱子又嘗言曰。惟曾氏之傳。獨得其宗。今觀大學孝經論語。曾子問諸篇。果亦不如此之多也。

學者誠因朱子之言而專師曾子於  
聖道有不可至者哉。審若是朱子之  
功亦又大矣。侍御潁川雙溪張君光  
祖屬藩司梓行傳布意深遠乎。  
嘉靖十九年夏六月吉後學高陵呂  
柟書

晦菴朱先生文鈔前序

嘗謂道統之傳有自來矣。蓋自  
精一之旨不明于天下而後世  
之言道者不入于老則入于佛  
不入于佛則入于術不入于術  
則入于霸入于夷入于百家衆  
技之流名雖為道而聖賢心法

之正反為晦戾者多矣有宋夫子朱晦菴氏學本於心言根諸理其著作之見于世者雖多而其精神之運心得之妙與夫講究記述之詳且盡者則惟在于文公大全一部中間篇章所屬雖有弗同然其發明道統之傳

者則一而已矣但以詞旨浩繁初學難遍是故有深造之道者每擇之而撮其要焉宣德中有吳氏以抄于前嘉靖中有崔氏以抄于後中間隨得隨錄雖有弗同然其發明道統之傳者則一而已矣然則子朱子真有功



于道統而吳崔二公真有功于  
子朱子者均之乎弗可以弗傳  
也歲己亥秋九月予被

命按陝道相臺求所謂崔公之廬而  
謁焉蓋公為予之鄉先達予亦  
夙蒙教益者也乃公則進之門  
墻授之几席食之雞黍酌之家

醞對燭論心將至夜分中間相  
為問答雖有弗同然其發明道  
統之傳者則一而已矣予因為  
之請曰道有源委學有門路若  
公之命似非初學可得而驟聞  
者乃公則出其所續文抄曰此  
予止酒屏事三越月而後成者

因以示子予也避席而受斂衽  
而讀因語求心憬然覺悟其與  
夙志亦若甚有相合者于是乎  
請以梓焉乃公則曰文公之學  
存乎大全而其切言正理有裨  
先聖者惟吳訥氏之文抄而已  
矣是將足訥之未逮以成一書

以備檢閱云耳于是乎固請以  
梓焉乃公知其弗容以終秘也  
始以付之初至陝我園孔棘夙  
夜安攘未遑及此越明年夏稍  
為寧戢爰請序于宗伯卿呂涇  
野公許之且復書曰往年某有  
朱子抄釋一帙蓋主楊氏語畧

而成者曾以似公公稍不與時  
蓋不知有此文抄而公亦未嘗  
輕示也即讀數篇則公沉潛諳  
練之學闢邪衛正之意可謂精  
且深者矣速梓之可也夫然後  
知涇野公之不沒人善而此抄  
之弗可以弗梓也遂謀之於喻

方岳氏李廉訪氏諸君子胥以  
為然且從而分校焉中秋大比  
之餘工料頗便九月上日爰命  
鋟梓越仲冬五日告成焉集合  
前後為十卷有賦有詞有操有  
銘有箴有表有書有序有記有  
說有跋有碑有贊有雜著有墓

表與碣與誌總其目于篇端錄  
其全于卷內皆吳崔二公之所  
選編以繼往以開來者儒先嘗  
以七篇一作而後仁義之道始  
明且謂孟子之功當不在禹下  
然則二公之功抑豈在孟子下  
哉自此抄一出吾見世之以偽

學相煽以道學相榜贅耳絢目  
罔裨身心以負

昭代崇正之教佑文之休者將亦自  
知其非而求其所以歸之正矣  
然則二公所以選編喻李諸君  
子所以校正涇野可泉所以樂  
為之序予之所以會集而梓之

以傳焉者亦庶幾乎弗終為徒  
也。已如其曰專以文字視之已  
焉則非所以為抄之本意矣。  
嘉靖庚子歲冬十一月吉穎水  
後學雙溪張光祖叙

晦菴文鈔前集目錄

卷之一

賦

感春賦

空同賦

詞

虞帝廟迎神送樂歌詞

有序凡二章

操

招隱操

右招隱

右反招隱

銘

講座銘 有序

南劔州尤溪縣學明倫堂銘

崇德齋銘

廣業齋銘

居仁齋銘

由義齋銘

尺銘

憲銘

箴

調息箴

表

會慶節賀表

除秘閣修撰謝表

擬上巳酉上封事

奏行社倉

行宮便殿奏劄

卷之二

書

賀陳丞相後卿

未與史太保浩

答呂伯恭凡二通

與呂伯恭

與張敬夫

答陳同甫凡二通

與汪尚書

與劉子澄

答徐元聘

答鞏仲至

答陳體仁

答陳師德

答廖子晦

卷之三

序

泉州同安縣學故書目序

家藏石刻序

贈徐端叔序

送郭拱辰序

送夏醫序

張南軒文集序

三先生論事錄序

謝監廟文集序

孫稽仲文集序

黃子厚詩序

丞相李公奏議後序

卷之四

記

高士軒記

泉州同安縣學官書後記

射圃記

蘇丞相祠記

畏壘菴記



南嶽遊山後記

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

百丈山記

雲谷記

名堂室記

芸齋記

信州鉛山縣學記

卧龍菴記

西原菴記

徽州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

瓊州知樂亭記

江西運司養濟院記

鄂州社稷壇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邵武軍學丞相隴西李公祠記

玉山劉氏義學記

壯節亭記

信州貴溪縣上清橋記

常州宜興縣社倉記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記

卷之五

說

觀心說

讀唐志

讀大紀

題跋

跋張魏公為了賢書佛號

跋范文正公家書

跋歐陽文忠公帖

跋鄭景元簡

跋李後主詩後

題蘭亭叙

題右軍帖

跋朱喻二公法帖

跋程董二生學則

跋蔡端明獻壽儀

跋唐人暮雨牧牛圖

跋薛畏翁書

跋向伯元遺戒

跋病翁先生詩

卷之六

碑

旌忠愍節廟碑

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墓表

韓溪翁程君墓表

墓碣

邵武縣丞謝君墓碣銘

司農寺丞翁君墓碣銘

墓誌

潘氏婦墓誌銘

女已埋銘

承務郎李公墓誌銘

先妣孺人祝氏壙誌

皇考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  
宋兼史館校勘府君遷墓記

晦菴文鈔前集目錄終

附錄

北谿陳氏淳曰晦菴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  
仁熟立言平正溫潤清切的實徹人心洞天  
理達群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緒而其  
心度澄朗瑩無查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猶  
可想見於詞氣之間也  
果齋李氏方子曰先生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  
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入而事君則必思堯  
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

旨之所傳固皆可為世法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若夫析世學之謬辨異教之非隨問隨答極其精要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草廬吳文正公澄云朱子之學不在於文而未嘗不文奏議倣陸宣公若他文則韓柳歐曾之規矩也陶謝陳李之律呂也律之呂之規矩之而非陶非謝非陳非李非韓非柳非歐非曾也

鄭聘君玉云新安朱夫子集註曰儒之大成論道理則必著之文章作文章則必本於道理信乎有德者之必有言文章為貫道之器也蓋道外無文外聖賢之道而為文非吾之所謂文文外無道外六經之文而求道非吾所謂道吾於朱子折衷焉

總論

晦菴先生嘗答門人輩仲至有曰偶記頃年學道未能專一之時亦嘗間求詩之源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無復古人之風矣嘗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為一編附于三百

篇楚詞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  
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  
為羽翼輿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之  
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胷次要使方  
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為詩  
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來書所云漱六  
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至論然須先識  
古今體製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  
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

其未然竊恐穢濁為主芳潤入不得也近  
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  
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此說甚長非書  
可究

又跋劉病翁先生聞筆詩云此詩規模意態全  
是學文選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其氣韻  
高古而音節華暢一時輩流少能及之學  
詩當以此等為法庶幾不失古詩體製其  
毋惑於不煩繩削之說而輕為放肆以自

欺也哉  
又序黃子厚詩集云子年十五六時與子厚俱  
事病翁先生讀書為文略相上下子厚之  
詩文日益工而予日益昏惰亦且自念其  
又之所曠闕又有急於此者固不暇復與子厚  
度長絜大於文字間矣子厚之詩學屈宋  
曹劉下及韋應物視柳子厚猶以為雜用  
今體不好也由是其詩日以高古遂與世  
充獨子猶以舊習未忘故頗能識其用意

之深也

果齋李氏曰晦菴先生蚤有詩文名先是婺源  
鄉丈俞仲猷得先生幼年所作以示其友  
董穎相與嗟賞穎有詩云共嘆韋齋老有  
子筆扛鼎先生年十九登進士第任同安  
主簿任滿歸家胡忠簡公銓以能詩薦力  
辭不起

勉齋黃氏曰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  
益衆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



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  
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文  
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  
先生未嘗用意而皆動中規繩可為世法  
是非資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  
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

晦菴文鈔卷之一

美人之節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海虞吳訥選編

醉之志書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海虞吳訥選編

通奉大夫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榮昌喻盛

通奉大夫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真定尹明憲校正

限陽賦

感春賦

觸世塗之幽險兮攬予轡其安之慨埋輪而繫  
馬兮指故山以為期仰皇鑒之昭明兮眷予衷

其猶未替抑重巽於旣申兮徇耕野之初志自  
予之旣還歸兮畢藏英而發春潛林廬以靜處  
兮閨蓬戶其無人披塵編以三復兮悟往哲之  
明訓嗒掩卷以忘言兮納遐情於方寸朝吾屣  
履而歌商兮夕又賡之以清琴夫何千載之遙  
遙兮乃獨有會於予心忽嚶鳴其悅豫兮仰庭  
柯之葱蒨悼芳月之旣徂兮思美人而不見彼  
美人之脩姱兮超獨處乎明光結丹霞以為綬  
兮佩明月而為璫悵佳辰之不可再兮懷德音

之不可忘樂吾之樂兮誠不可以終極憂子之

憂兮孰知吾心之永傷

○嗒

音榻忘懷貌

姱音戶好也

空同賦

何孟秋之玄夜兮心慘戾而弗怡偃子軀之旣  
寧兮神杳杳兮寒閨雲屋掩而弗扃兮壁帶耿  
而夜光宥予魄而不得視兮悵竚立其怔營靈  
脩顧予而一笑兮懽並坐之從容寐將分而不  
忍兮旦欲往而焉從眷予衷之廓落兮奄愁結  
而增忡超吾升彼崑崙兮路脩遠而焉窮忽憑

危以臨睨兮歲廣寒與閭風信真際之明融兮  
又何必懷此夢也矢予詞以自寫兮盍將反予  
施乎空同○歲音穢荒也

虞帝廟迎送神樂歌詞有序

桂林郡虞帝廟迎送神樂歌者新安朱熹之所  
作也熹既為太守張侯棡紀其新宮之績又作  
此歌以遺桂人使聲于廟庭侑牲璧焉其詞曰  
皇胡為兮山之幽翳長薄兮俯清流渺冀州兮  
何有眷茲土兮淹留○皇之仁兮如在子我民

兮不窮以愛沛皇澤兮橫流暢威靈兮無外○  
潔尊兮肥俎九歌兮韶舞嗟莫報兮皇之祐皇  
欲下兮儼相羊烈風雷兮暮雨

右迎神三章二章四句一章五句

虞之陽兮灑之澣皇降集兮巫屢舞桂酒湛兮  
瑤觴皇之歸兮何許○龍駕兮天門羽旌兮繽  
紛俯故宮兮一嘅越宇宙兮無隣○無隣兮柰  
何七政協兮群生嘉信玄功兮不宰猶彷彿兮  
山阿

右送神三章章四句

招隱操

淮南小山作招隱極道山中窮苦之狀以風切  
遁世之士使無遐心其旨深矣其後左太冲陸  
士衡相繼有作雖極清麗顧乃自為隱遁之辭  
遂與本題不合故王康琚作詩以反之雖正左  
陸之誤而所述乃老氏之言又非小山本意也  
十月十六夜許進之挾琴過予書堂夜久月明  
風露淒冷揮絃度曲聲甚悲壯既乃更為招隱

之操而曰穀城老人嘗欲為予依永作辭而未  
就也予感其言因為推本小山遺意戲作一闋  
又為一闋以反之口授進之併請穀城七者及  
諸名勝相與共賦之以備山中異時故事云  
南山之幽桂樹之稠枝相樛高拂千崖素秋下  
臨深谷之寒流王孫何處攀援久淹留○聞說  
山中虎豹晝嗥聞說山中熊羆夜咆叢薄深林  
鹿呦呦獼猴與君居山鬼伴君遊君獨胡為自  
聊歲云暮矣將焉求思君不見我心徒離憂○

膠音鳩  
曲也

南山之中桂對秋風雲溟濛下有寒栖老翁木  
食澗飲迷春冬此間此樂優游渺何窮○我愛  
陽林春葩晝紅我愛陰崖寒泉夜淙竹栢含烟  
悄青葱徐行發清商安坐撫枯桐不問簞瓢屢  
空但抱明月甘長終人間雖樂此心與誰同

右反招隱

講座銘有序

紹興二十三年新安朱熹仲晦來為吏於同安  
而兼領其學事越明年五月新作講座以臨諸  
生顧其所以作之意不可以不銘銘曰  
師道絕塞以圮其居今其言言亦莫我敢都前  
聖後師文不在茲如或見之有儼其思立之堂  
壇惟以有嚴厥臨孔昭式訛爾瞻○訛動也  
化也  
南劍州尤溪縣學明倫堂銘  
天叙有典匪學弗明我作此堂大猷是經匪忠  
曷勸匪孝曷程咨爾學子永觀厥成

又四齋銘

崇德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汚濁兮

廣業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

勝已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尺銘

有蠹其經有棘斯緯字體變化忽與神會倨句

如矩其繩則直我端我躬允相茲尺○蠹音觸直也

憲銘

言思恣動思躋過思棄端爾躬正爾容一爾衷

○恣音秘謹也

調息箴

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猗移靜極

而噓如春沼魚動極而翕如百蟲蟄氤氳開闔

其妙無窮孰其尸之不宰之功雲卧天行非予  
敢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

會慶節賀表

盛德當陽光啓重熙之運群心就日樂推歸美  
之誠有開統電之祥敢罄祈天之禱中賀恭惟  
陛下慶流有衍德合無疆膺曆數以在躬垂衣  
裳而致治接黃帝推筭迎日之統以莫不增過  
周家定鼎卜年之期自今其始臣承流支郡幸  
際昌辰輦扈千官班阻趨於文石嵩呼萬歲祝

敢後於華封○筭

策同

除祕閣修撰謝表

朝散郎新授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臣朱  
熹上表言準告授前件職事臣再具辭免奉聖  
旨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依已降指揮不許辭免  
臣已於八月二十三日望闕謝恩祇受訖者愚  
誠婁黷初必冀於矜從成命莫回反重勤於褒  
借叨踰已甚俯僂何容伏念臣賦質甚迂遭時  
獨異頃罷外臺之使荐陞內閣之華至於論撰

之除尤荷聖神之眷顧無名而有愧遂瀝悃以  
祈哀本謂壽皇知遇之深當卒全其素守敢意  
睿主清明之始卽洞鑒其丹衷逮茲因事以求  
閑重以牧民之無狀乃寔黜幽之典復加申命  
之恩危懼再殫俞音終闕更諭崇儒之意俾知  
假寵之由仰隆指之若斯豈固辭之敢必撫躬  
無所引分弗遑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日新  
至仁天覆欲風勵於四方之士誤恩獎於一介  
之臣臣敢不祗服訓詞恪思職業對揚休命惟

慚薄技之無堪敷暢遺經尚冀方來之有補以

茲塵露少荅生成瞻望闕庭臣無任○婁屢同後倣

此荐音薦再也

已酉擬上封事

臣竊惟皇帝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孝友溫  
恭之德有寬仁博愛之度有神武不殺之威養  
德春宮垂二十年一旦受命慈皇親傳大寶龍  
飛虎變御極當天凡在覆載之間稍有血氣之  
屬莫不延頸舉踵觀德聽風而臣適逢斯時首



蒙趨召且辱賜對得近日月之光感幸之深其  
敢無說以效愚忠之萬一蓋臣聞古之聖賢窮  
理盡性備道全德其所施為雖無不中於義理  
然猶未嘗少有自足之心是其平居所以操存  
省察而致其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功者固無  
一念之間斷及其身之所履有大變革則又必  
因是而有以大警動於其心焉所以謹初始而  
重自新也伊尹之告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  
在初又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之

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  
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肆惟王  
其疾敬德蓋深以是而望於其君其意亦已切  
矣今者陛下自儲貳而履至尊由監撫而專聽  
斷其為身之變革孰有大於此者則凡所以警  
動其心而謹始自新者既已無所不用其極矣  
而臣之愚猶竊有懼焉者誠恐萬分有一所以  
警動自新之目或未悉舉則釁孽之萌將有作  
於眇綿之間出於防慮之外者是以輒忘疎賤

而妄以平日私憂過計之所及者深為陛下籌  
之則若講學以正心若修身以齊家若遠便佞  
以近忠直若抑私恩以抗公道若明義理以絕  
神姦若擇師傅以輔皇儲若精選任以明體統  
若振綱紀以厲風俗若節財用以固邦本若修  
政事以攘夷狄凡是十者皆陛下所當警動自  
新而不可一有闕焉者也臣不勝犬馬愛君憂  
國之誠輒敢事為之說而昧死以獻謹條其事

如左

按上文云講學至修政事凡十條  
今大全集目內缺修政事一條

其一所謂講學以正心者臣聞天下之事其  
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  
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  
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  
表端而影直源濁而流污其理有必然者  
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  
一以正心為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  
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  
聲色臭味游衍驅馳土木之華貨利之殖

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端  
呈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  
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  
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  
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  
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  
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  
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  
其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

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  
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  
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  
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為正心之要  
而學之邪正其繫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  
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  
毫釐繆以千里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  
幸甚

其二所謂修身以齊家者臣聞天下之本在

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  
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  
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修其政  
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  
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  
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  
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  
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  
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

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  
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修身動  
由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  
則亦何以正其官壺杜其請託檢其姻戚  
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  
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  
不始乎梱內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

甚

其三所謂遠便嬖以近忠直者臣聞蓬生麻

其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修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

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有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

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苟非心正身修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本朝大儒程頤在元祐間嘗進言於朝以為人主當使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

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此皆切至之言也然後主不能用亮之言故卒以黃皓陳祗而亡其國元祐大臣亦不能白用頤說故紹聖元符之禍至今言之猶可哀痛前事不遠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四所謂抑私恩以抗公道者臣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儻於其間復

以新舊而為親疎則其偏黨之情褊狹之  
度固已使人憫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惡  
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理而甚則至於沮  
其謀敗國妨亂德政而其害不可勝言者蓋  
左右廝役橫加官賞官府寮屬例得褒遷  
固不問前例之是非而或者又不問其有  
無此固舊事之失而不可以不正況今又  
有蚤懷姦心預自憑結者又將貪天之功  
以為己力而不顧其仰累於聖德妬賢疾

能禦下蔽上而不憂其有害於聖政也苟  
不有以深抑私情痛加屏絕則何以明公  
道而服衆心革宿弊而防後患乎唐太宗  
之責龐相壽曰我昔為王為一府作主今  
為天子為四海作主為四海作主不可偏  
與一府恩澤若復令爾重位必使為善者  
皆不用心正為此也又況有國家者當存  
遠慮若漢高祖之戮丁公我太祖之薄王  
溥此其深識雄斷皆可以為後聖法惟聖

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憫音限不

其五所謂明義理以絕神姦者臣聞天有顯

道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

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

不為善而以諂禱得福者也未有不為惡

而以守正得禍者也而况帝王之生實受

天命以為郊廟社稷神人之主苟能修德

行政康濟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於禳福

祿之來何待於禱如其反此則獲罪於天

人怨神怒雖欲訶惡鬼以來真人亦無所

益又况先王制禮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報

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

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物無間隔苟

禮之所不載即神之所不享是以祭非其

鬼即為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文非固設

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

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

妄有憂疑遂為巫祝妖人乘間投隙以逞



其姦欺誑惑之術其術既行則其為禍又將無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亂亡者何可勝數其監蓋亦非遠苟非致精學問以明性命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疑惑當有即有當無即無則亦何据以秉禮執法而絕妖妄之原乎先王之政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疑衆者皆必誅而不以聽其慮深矣然傳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恠明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則

其為妄蓋亦不甚難察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六所謂擇師傳以輔皇儲者臣聞賈誼作保傳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為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

自之精與至外容終隨厥外辨亦眼器用  
燔備之天與必必奉以暨養為本而其終  
不之至言萬世不盡之宏備也至備故必  
本五與夫在五大而五而天不與矣夫天  
子之善亦外早備燔與與之亦燔而之  
新新其言亦曰天不之命樂外太子夫  
其六初附對兩對必轉皇樹皆由闡賈賈  
與天不幸甚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  
其為妄蓋亦不其難察非聖明之

一亦派入佩平其間與必邊而夫之異必  
不之辭必與外奉制制開有能辨者不幸  
必野周公太公召公史糾之亦以觀其并  
尊育三少之賤亦道有亦亦亦亦亦亦  
辭不嫌忌無其變也亦之我與育三公之  
制凡語必對至外外與必必中道者抑而  
新之木燔藉之楚魯者史書其篇燦若士  
書之策率燦其制而天必有善之善者  
之臨燦悉由社容許我度服亦燦夫與史

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  
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  
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詩史書工誦箴諫士  
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  
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  
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  
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  
下之猶必取於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不幸  
一有邪人廁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

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  
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  
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  
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  
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  
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  
所以教子之法益疎畧矣蓋其所以教者  
不過記誦書劄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  
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

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僚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埽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畧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

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七所謂精選任以明體統者臣聞人主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以趨和承意為能不以經世

宰物為心而以容身固寵為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以為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

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為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群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彊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修者臣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為身兼將相然猶必

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施行蓋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八所謂振綱紀以厲風俗者臣聞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

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

其身而禮義之風廉耻之俗已丕變矣惟  
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  
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  
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  
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  
於其間則群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  
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  
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  
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

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救之使小大之臣  
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  
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  
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賈誼嘗為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  
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為  
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  
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洒洗同  
其九所謂節財用以固邦本者臣聞先聖之

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關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國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創業之初日不暇給未及大為經制故其所以取於民者比之前代已為過厚重以熙豐變法頗有增加而建炎以來地削兵多權宜科須又復數倍供輸日久民力已殫

而間者諸路上供多入內帑是致戶部經費不足遂廢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歲額必取十分登足而後已期限迫促科責嚴峻監司州縣更相督迫唯務自寬已責何暇更察民情捶撻號呼有使人不忍聞者而州縣歲入多作上供起發則又於額外巧作名色寅緣剝削此民力之所以大窮也計其所以至此雖云多是贍軍然內自京師外達郡邑上自宮禁下至胥徒無名



浮費亦豈無可省者竊計若能還內帑之  
入於版曹復破分之法於諸路然後大計  
中外冗費之可省者悉從廢罷則亦豈不  
能少有所濟而又擇將帥核軍籍汰浮食  
廣屯田因時制宜大為分別則供軍不費  
之費度幾亦可減節而民力之寬於是始  
可議矣此其事體至大而綱目叢細類非  
一言之可盡今亦未暇盡為陛下言之惟  
聖明留意其本如上八者而後圖之則天

下幸甚

奏行社倉

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  
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  
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  
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舊貸與  
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  
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則蠲其息  
之半大饑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支息米造

成倉廩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彊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

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為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

就使得之止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  
樂云之意哉况今去孔孟之時千有餘年古樂  
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求知古樂之  
遺聲今皆以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  
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旣得之則所助於詩  
多矣然恐未得為詩之本也况未必可得則今  
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饑乎故愚意竊以為詩  
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  
而樂者其末也未雖亡不害本之存忠學者不

擇誤及妄庸則臣竊以為過矣蓋臣天姿至愚  
極陋雖嘗挾策讀書妄以求聖賢之遺旨而行  
之不力老矣無聞况於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  
也其何以當擢任之寵而辱顧問之勤乎是以  
聞命驚惶不敢奉詔然嘗聞之人之有是生也  
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叙其君臣父子  
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  
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  
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修

身而為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  
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誦詞章之謂而亦非有  
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  
固有可為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為學之道莫  
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  
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  
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  
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  
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

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  
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  
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  
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  
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  
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  
無不可為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  
者為君子而吉背之者為小人而凶言之大者  
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

其身而可以為戒是以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  
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  
即事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  
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  
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  
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  
乎此而忽已志在乎波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  
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  
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欠不厭

以異於波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  
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  
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  
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漬  
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  
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  
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  
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  
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騫飛揚以徇

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况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此數

語者皆愚臣平生為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為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竊慨歎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為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

之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彊不息  
以緝熙于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  
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  
為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  
辭與有榮矣何必使之勉彊盲聾扶曳跛躄以  
汚近侍之列而為盛世之羞哉干冒宸嚴不勝  
戰悚惟陛下留神材幸取進止

晦菴文鈔卷之一終

晦菴文鈔卷之二

書

賀陳丞相

俊卿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鈞凡在陶鎔孰不欣賴  
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  
事贊襄密勿凡所論執皆繫安危至其甚者輒  
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即從而天子之信公也  
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慄慄然惟懼其一旦  
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

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欣然咸曰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之不得危於去矣而今乃為相則是天子有味乎陳公之言而將卒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說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急者又不特此陳公果不得謝而立乎其位必且次第為上言之為上行之其不默然而受兀然而居也明矣熹雖至愚亦有是說然今也聽於下風亦既餘月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

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外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熹受知之深竊所愧歎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拔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拯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



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  
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  
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  
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  
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為其職之所當  
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  
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公圖所以善其  
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無乃復有  
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

庶乎猶足以終慰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  
者更為今日之悵然也抑熹又有請焉蓋熹嘗  
辱明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為大臣不過  
持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復君以德公行  
賞罰進賢退不肖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俗敗  
壞官吏苟且疆敵在前邊備未立如之何其可  
為也熹愚不肖深有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  
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  
也反復思慮不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

也今者敢因修慶而冒以為請伏惟明公試反  
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真難  
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  
矣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願明公留意則天  
下幸甚○扳音班  
援也

與史太保浩

熹竊聞頃者几杖造朝禮際隆洽蓋自祖宗盛  
時所以褒崇故老報荅元勳未有若斯之盛者  
也自是以來人無愚智莫不咨嗟嘆息以為聖

主尊師重道之意若此其厚而以明公平日自  
任之重卜之知其所以報此殊遇者必當有以  
度越前人決不肯為張禹孔光以及近世之以  
明良慶會自居者之遺臭於無窮也今者變異  
重仍虜情叵測當宁側席有識寒心熹愚竊謂  
元老大臣同國休戚告猷之會誠未有急於斯  
時者明公不能及此發口一言則永無報效之  
期終懷寵利之愧矣故願深察愚言亟召門下  
直諒多聞之士曲加訪問俾盡其說兼總條疏

悉以上聞於以報塞恩遇慰荅群情追配前修  
一洗疑論計無便於此者不審明公亦有意乎  
至於狂瞽妄發罪當誅斥則惟明公有以寬之  
○巨音頗不  
可也

答呂伯恭

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  
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論之曰亦須  
且自此去到得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  
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

即成病耳勿正之無其字義正如今人所謂等  
候指準春秋傳去出不正反戰不正勝用字  
之意亦正如此耳○著音酌

又

竊承進學之意甚篤深所望於左右至於見屬  
過勤則非區區淺陋所堪然不敢不竭所聞以  
塞厚意熹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  
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所謂涵養須用  
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

無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  
敢自外輒以為獻以左右之明遵而行之不為  
異端荒虛浮誕之談所遷惑不為世俗卑近苟  
簡之論所拘牽加以歲月久而不舍竊意其將  
高明光大不可量矣承喻所疑為賜甚厚然其  
大槩則有可以一言舉者其病在乎畧知道體  
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  
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  
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却不知雖文理密察縷

析毫分而初不害乎其本體之渾然也往年見  
汪丈舉張子韶語明道至誠無內外之句以為  
至誠二字有病不若只下箇中字大抵近世一  
種似是而非之說皆是此箇意見惟恐說得不  
鶻突真是謾人自謾誤人自誤士大夫無意於  
學則恬不知覺有志於學則必入於此此某之  
所以深憂永嘆不量輕弱而極力以排之雖以  
得罪於當世而不敢辭也注中改字兩說皆有  
之蓋其初止是失於契勘凡例後來却因汪丈

之說更欲立言以破其惑耳然謂之因激增怒則不可且如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為好辯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惑既愈深則此之辯當愈力然禽獸之云乃其分也非因激而增之也來教又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亦非正學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於其中却著不得他異端邪說真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

只着無對包著竊恐此無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為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邪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為無對也况某前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趨向之邪正此意尤分明也

與呂伯恭

熹昨見竒卿敬扣之以比日講授次第聞只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不知是否若果如此則恐未安蓋為學之序為已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為空言亦益甚矣而

欲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愚見如此不敢不獻所疑惟高明裁之

與張敬夫

昨見共父家問以為二先生集中誤字老兄以為嘗經文定之乎更不可改愚意未曉所謂夫文定固有不可改者如尊君父攘夷狄討亂臣誅賊子之大倫大法雖聖賢復出不能改也若文字之訛安知非當時所傳亦有未盡善者而未得善本以正之歟至所特改數處竊以義理

求之恐亦不若先生舊文之善若如老兄所論  
則是伊川所謂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未  
安後不得復正者又將起於今日矣已作共父  
書詳言之復此具稟更望虛心平氣去彼我之  
嫌而專以義理求之則於取會從違之間知所  
處矣道術衰微俗學淺陋極矣振起之任平日  
深於吾兄望之忽聞此論大以為憂若每事自  
主張如此則必無好問察言之理將來任事必  
有不滿人意處而其流風益益弊又將傳於後學

非適一時之害也只如近世諸先達聞道固有  
淺深涵養固有厚薄擴充運用固有廣狹然亦  
不能不各有偏倚處但公吾心以玩其氣象自  
見有當矯革處不可以火濟火以水濟水而益  
其疾也熹聞道雖晚賴老兄提掖之賜今幸略  
窺彷彿然於此不能無疑不敢自鄙外於明哲  
故敢控瀝一盡所言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其詳  
則又具於共父書中幸取而并觀之無恠其詞  
之太直也

答陳同甫

來教累紙縱橫竒偉神恠百出不可正視雖使  
孟子復生亦無所容其喙况於愚昧蹇劣又老  
兄所謂賤儒者復安能措一詞於其間哉然於  
鄙意實有所未安者不敢雷同曲相阿徇請復  
陳其一二而明者聽之也來教云云其說雖多  
然其大槩不過推尊漢唐以為與三代不異貶  
抑三代以為與漢唐不殊而其所以為說者則  
不過以為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為法

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為雖不盡合  
義理亦自不妨為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說此不  
是義理故又須說天地人並立為三不應天地  
獨運而人為有息今既天地常存即是漢唐之  
君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  
賴以至今前後反復雖縷縷多端要皆以證成  
此而已若熹之愚則其所見固不能不與此異  
然於其間又有不能不同者今請因其所同而  
核其所異則夫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可得



而言者矣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以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泯即是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即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其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

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乎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為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

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  
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為當然任道心之自微  
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  
相傳者既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  
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  
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  
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  
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  
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

不聞又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  
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  
守而共學焉以為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  
外乎此然自孟氏既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  
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  
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為之  
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  
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  
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

當不礙諸般作為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  
是心以為利爭欲慕而為之然又不可全然不  
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  
滅底道理以為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  
不察其所以為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也  
夫三才之所以為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然天  
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  
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  
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其在

我者則固即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穹然者  
常運乎上頽然者常在乎下便以為人道無時  
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存亡  
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為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  
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謂苟有是  
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下固  
不能人人為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可修  
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桀然亦不必  
人人皆桀而後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也但

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間不似堯而似桀即此一念之間便是架漏度日牽補過時矣且曰心不常泯而未免有時之或泯則人豈非所謂半生半死之蟲哉蓋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正謂此耳惟聖盡倫惟王盡制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為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為準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而况謂其非盡欺人以為倫

非盡罔世以為制是則雖以來書之辯固不謂其絕無欺人罔世之心矣欺人者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漢唐之治所以雖極其盛而人不心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也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

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為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  
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  
武反之之功夫以為準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  
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  
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  
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於我不當坐談既往之  
迹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為全體而  
謂其真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  
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

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官人私侍其  
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譽其  
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  
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  
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  
以為無害於理抑或以為雖害於理而不害其  
獲禽之多也觀其所謂學人而不必於儒攬  
金銀銅鐵為一器而主於適用則亦可見其立  
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辯說所能文者矣夫成

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夫子所謂成人也  
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恐其畔棄繩墨脫畧  
規矩進不得為君子退不得為小人正如攪金  
銀銅鐵為一器不惟壞却金銀而銅鐵亦不得  
盡其銅鐵之用也苟卿固譏游夏之賤儒矣不  
以大儒目周公乎孔子固稱管仲之功矣不曰  
小器而不知禮乎人也之說古註得之若管仲  
為當得一箇人則是以子產之徒為當不得一  
箇人矣聖人詞氣之際不應如此之粗厲而鄙

也其他瑣屑不能盡究但不傳之絕學一事却  
恐更須討論方見得從上諸聖相傳心法而於  
後世之事有以裁之而不失其正若不見得却  
是自家耳目不高聞見不的其所謂洪者乃混  
雜而非真洪所謂慣者乃流殉而非真慣竊恐  
後生傳聞輕相染習使義利之別不明舜蹠之  
塗不判眩流俗之觀聽壞學者之心術不惟老  
兄為有識者所議而朋友亦且陷於收司連坐  
之法此熹之所深憂而甚懼者故敢極言以求

定論若猶未以為然即不若姑置是事而且求諸身不必徒為說說無益於道且使卞莊子之徒得以竊笑於旁而陰行其計也

又

示喻縷縷備悉雅意然區區鄙見常竊以為亘古亘今只是一體順之者成逆之者敗固非古之聖賢所能獨然而後世之所謂英雄豪傑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

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來喻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却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有所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豪釐之差千里之繆者其在此矣且如管仲

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一旦舍吾道義之正以徇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欲大其日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為金認賊為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鐵成金之譬

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為金為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閒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下便是真金則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不然者蓋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而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



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  
淨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  
藏而奔走道路向鐵鑪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  
亦悞乎帝王本無異道王通分作兩三等已非  
知道之言且其為道行之則是今莫之禦而不  
為乃謂不得已而用兩漢之制此皆卑陋之說  
不足援以為據果見不傳之學自無此蔽來喻  
又謂凡所以為此論者正欲發儒者之所未備  
以塞後世英雄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

卒走聖人樣子不得以愚觀之正恐不須如此  
費力但要自家見得道理分明守得正當後世  
到此地者自然若合符節不假言傳其不到者  
又何足與之爭耶况此等議論正是推波助瀾  
縱風止燎使彼益輕聖賢而愈無忌憚又何足  
以閉其口而奪其氣乎抱膝吟亦未遑致思兼  
是前論未定恐未必能發明賢者之用心又成  
虛設於此不疑則前所云者便是一篇不押韻  
無音律底好詩自不須更作也如何如何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為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為道且文而無理又

安足以為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為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况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愚見如此累蒙教告終不能移也又蒙喻及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為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為道且文而無理又

安足以為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為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况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愚見如此累蒙教告終不能移也又蒙喻及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

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  
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  
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  
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  
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  
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  
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  
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  
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

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為之又  
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近林黃中自九江寄其  
所撰祠堂記文極論濂字偏旁以為害道尤可  
駭嘆而通書之後次序不倫載蒲宗孟碣銘全  
文為害又甚以書曉之度未易入見謀於此別  
為叙次而刊之恐却不難辨也春陵記文亦不  
可解此道之衰未有甚於今日奈何奈何

與劉子澄

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

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毆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遂為唐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

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為非一而真以為是必有深謀竒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年來讀書只覺見得此意思分明察前倚衡自不能舍雖知以是為人所惡而終窮以死其心誠甘樂之不自以為悔也來喻之云真知我者尚何言哉然亦願子澄深察此意有以自振於頽波之中也欽夫得書云嘗得子澄書於所謂云云者亦頗有所疑也

答徐元聘

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為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要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秦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答鞏仲至

偶記頃年學道未能專一之時亦嘗間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晉魏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

所作自為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為  
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  
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與衛其不合者則  
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曾  
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  
為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然顧為學之務  
有急於此者亦復自知材力短弱決不能追古  
人而與之並遂悉棄去不能復為况今老病百  
念休歇寧尚復語此乎然感左右見顧之重若

以為可語此者故聊復言之恐或可以少助百  
尺竿頭更進一步之勢也來喻所云漱六藝之  
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  
得古今體制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  
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  
竊恐穢濁為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  
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  
滿人意無足深論然既就其中而論之則又互  
有短長不可一槩抑此伸彼况權度未審其所



原件短缺

P25



去取又或未能盡合天下之公也此說甚長非  
書可究他時或得面論庶幾可盡

答陳體仁

蒙別紙開示講說之意尤詳因得以窺一二大  
者不敢自外敢以求於左右來教謂詩本為樂  
而作故今學者必以聲求之則知其不苟作矣  
此論善矣然愚意有不能無疑者蓋以虞書攷  
之則詩之作本為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  
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

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  
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  
有舜之文德則聲為律而身為度簫韶二南之  
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  
不審以為如何二南分王者諸侯之風大序之  
說恐未為過其曰聖賢淺深之辯則說者之鑿  
也程夫子謂二南猶易之乾坤而龜山楊氏以  
為一體而相成其說當矣試考之如何召南夫  
人恐是當時諸侯夫人被文王太姒之化者二

南之應似亦不可專以為樂聲之應為言蓋必  
有理存乎其間豈有無事之理無理之事哉惟  
即其理而求之理得則事在其中矣

答陳師德

熹愚不肖早嘗涉學歲月逝矣老大無聞靜循  
初心每自愧歎過承下問其何以稱厚意之辱  
然嘗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  
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  
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

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為先而所謂致知者又  
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  
皆非如近世荒誕恠譎不近人情之說也左右  
玩意之久於此蓋必已深有得矣更願勉旃而  
無或怠焉則亦何事於他求哉抑讀書之法要  
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  
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  
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  
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

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惟困於遠求而無得者知之亦願左右者之識之也

答廖子晦

為政以寬為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為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頽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

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考古今然後知也但為政必有規矩使姦

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法可省賦歛可薄  
所謂以寬為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

晦菴文鈔卷之二

晦菴文鈔卷之三

序

泉州同安縣學故書目序

同安學故有官書一匱無籍記文書官吏傳以  
相承不復訾省至熹始發視則皆故敝殘脫無  
復次第獨視其終篇皆有識焉者曰宣德郎守  
祕書丞知縣事林姓而名止矣按縣治壁記及  
故廟學記林君名瀆字道源以治平四年為是  
縣明年熙寧初元始新廟學聚圖書是歲戊申

距今紹興二十五年乙亥纔八十有八年不幸  
遭官師之解弛更水火盜竊之餘其磨滅而僅  
存者止是耳而使之與埃塵蟲鼠共敝於故箱  
敗篋之間以至於泯泯無餘而後已其亦不仁  
也哉因為之料簡其可讀者得凡六種一百九  
十一卷又下書募民間得故所藏去者復二種  
三十六卷更為裝褫為若干卷著之籍記而善  
藏之如故加嚴焉復具刻著卷目次第闕其所  
失亡者揭之使此縣之人於林君之德尚有考

也而素所聚書因亦附見其後云

### 家藏石刻序

予少好古金石文字家貧不能有其書獨時時  
取歐陽子所集錄觀其叙跋辯證之辭以為樂  
遇適意時恍然若手摩挲其金石而目了其文  
字也既又悵然自恨身貧賤居處屏遠弗能盡  
致所欲得如公之為者或寢食不怡竟日來泉  
南又得東武趙氏金石錄觀之大畧如歐陽子  
書然詮序益條理考證益精博予心益亦好之

於是始胠其橐得故先君子時所藏與熹後所  
增益者凡數十種雖不多要皆竒古可玩悉加  
標飾因其刻石大小施橫軸懸之壁間坐對循  
行卧起恒不去目前不待披筐篋卷舒把玩而  
後為適也蓋漢魏以前刻石制度簡朴或出竒  
詭皆有可觀存之足以佐嗜古之癖良非小助  
其近世刻石本製小者或為橫卷若書秩亦以  
意所便也蓋歐陽子書一千卷趙氏書多倍之  
而予欲以此數十種者追而與之並則誠若不

可冀然安知積之久則不若是其富也耶姑首

是書以竢

○胠音區發也開也標音表飾也

贈徐端叔序

世以人生年月日時所直支幹納音推知其人  
吉凶壽夭窮達者其術雖若淺近然學之者亦  
往往不能造其精微蓋天地所以生物之機不  
越乎陰陽五行而已其屈伸消息錯綜變化固  
已不可勝窮而物之所賦賢愚貴賤之不同特  
昏明厚薄毫釐之差耳而可易知其說哉徐君

嘗為儒則嘗知是說矣其用志之密微而言之  
多中也固宜世之君子儻一過而問焉豈惟足  
以信徐君之術而振業之亦足以知夫得於有  
生之初者其賦與分量固已如是富貴榮顯固  
非貪慕所得致而貧賤禍患固非巧力所可辭  
也直道而行致命遂志一變末俗以復古人忠  
厚廉耻之餘風則或徐君之助也雖然與人子  
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歿壽固不貳矣必  
修身以俟之乃可以立命徐君其亦謹其所以

言者哉

送郭拱辰序

世之傳神寫照者能稍得其形似已得稱為良  
工今郭君拱辰叔瞻乃能并與其精神意趣而  
盡得之斯亦竒矣予頃見友人林擇之游誠之  
稱其為人而招之不至今歲惠然來自昭武里  
中士夫數人欲觀其能或一寫而肖或稍稍損  
益卒無不似而風神氣韻妙得其天致有可笑  
者為予作大小二象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

持以示人計雖相聞而不相識者亦有以知其為子也然予方將東遊鴈蕩窺龍湫登玉霄以望蓬萊西歷麻源經玉笥據祝融之絕頂以臨洞庭風濤之壯北出九江上廬阜入虎溪訪陶翁之遺迹然後歸而思自休焉彼當有隱君子者世人所不得見而予幸將見之欲圖其形以歸而郭君以歲晚思親不能久從予遊矣予於是其有遺恨焉因其告行書以為贈

### 送夏醫序

予嘗病世之為論者皆以為天下之事宜於今者不必根於古諧於俗者不必本於經及觀夏君之醫而又有以知其決不然也蓋夏君之醫處方用藥竒恠絕出有若不近人情者而其卒多驗及問其所以然者則皆據經考古而未嘗無所自也予於是竊有感焉因書遺之以信其術於當世又以風吾黨之不師古而自用者云

### 張南軒文集序

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相仲



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婁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為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托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荊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

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間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鉅細顯微莫不洞然於曾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沒其弟定

叟哀其故藁得四巨編以授予曰先兄不幸蚤  
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  
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愀然開卷亟讀  
不能盡數篇為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  
有斯人也耶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  
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為  
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  
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為之  
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

流傳廣矣遽取觀之蓋多鄉所講焉而未定之  
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  
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蚤  
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  
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  
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  
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  
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  
實此其淺深疎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

之矣顧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  
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  
無疑信異同之惑是則予之罪也已夫於是乃  
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相校斷以敬夫晚歲之  
意定其書為四十四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  
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得而知哉  
敬夫所為諸經訓義唯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  
別行其他往往未脫藁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  
蓋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

條奏民間利病則上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  
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口義一章附于表  
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  
之傳者讀者有以識其端

三先生論事錄序

昔顧子敦嘗為人言欲就山間與程正叔讀通  
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  
也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  
無所措仁義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

學固非求子敦之知者而為先生之徒者吾懼  
子敦之言遂得行於其間因取先生兄弟與橫  
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錄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  
論附之目曰三先生論事錄夫豈以為有補於  
先生之學顧其所自警者不得不然耳

謝監廟文集序

故監西嶽廟謝君綽中者建之政和人也熹先  
君子太史公尉政和時以公事行鄉落間聞田  
舍中有誦書聲屬耳頗異亟下車入其舍則一

少年書生方對案危坐吟諷自若先君子前揖  
問讀何書生起對曰儀禮也是時士專治王氏  
學非三經字說目錄老莊之書不讀而生之業  
乃如此先君子固已竒之引坐與語酬應敏給  
使出其文詞氣亦不凡近問其姓名則曰謝姓  
譽名綽中字也先君子大喜即與俱歸日授以  
經史百家之言而勉其業之所未至未幾記誦  
益廣文字益工先君子益歎重之遂中紹興二  
年進士第調主邵武之泰寧簿歸領祠官年四

十六以卒先君子蓋深惜之君性耿介與世俗多不合而居家極孝友既得官即盡以先疇奉其兄娶妻得田自隨一旦亦舉而歸之還自泰寧自以不能隨俗俯仰慨然願就閑秩以便親養然君之所以自許與先君子所以期君者蓋未嘗不以經綸之業為言也則其志豈自以為止於此而已哉君沒之年先君子亦棄諸孤後四十三年而君之子東卿乃以君之遺文一編過熹於武夷精舍熹讀其書得其志既歎君之

不幸又念先君子之門人賓客如君者蓋無幾人今亦無復存者而熹與東卿又皆伉拙不耦不能有以成其先人之志相與太息流涕久之既而東卿請序其文遂書其本末如此君平生為文甚多東卿未能讀父書而孤故其所得止於此其間又多舛繆脫落不敢輒改懼失其真覽者詳焉可也

蘇臺孫侯稽仲文集序

蘇臺孫侯稽仲示予以其所為文曰谷橋愚藁

者十巨編曰予之用力於此深矣子其為我評  
之熹不能文不知所以贊也然嘗讀稽仲兵要  
之書矣觀其述作之體不為文字之空言而必  
要於實用此其志豈獨求以文鳴於世而已哉  
今得此編而讀之則其律令之嚴關鍵之密又  
若未能無意於文者然其不為空言而必求有  
以發於物色事情之實則猶兵要也意翻空而  
易竒文徵實而難工昔之用力於文者蓋已病  
之是以谷橋之篇而驟而讀之初若艱深嚴苦而

不諧於俚耳至其合處則又從容間暇流暢發  
越若律呂之相和雌雄之相應此其用力之淺  
深世當有能識之者不待予言而後信也至於  
談經之趣足以見其文之所以為本論事之章  
足以見其學之所以為用又皆明白磊落間見  
層出於其間嗚呼是亦富矣異時有志之士蓋  
必將有考焉又不當專以文章利病而言也

黃子厚詩序

余年十五六時與子厚相遇於屏山劉氏之齋

館俱事病翁先生子厚少予一歲讀書為文略  
相上下猶或有時從余切磋以進其所不及後  
三四年余猶故也而子厚一旦忽踴躍驟進若  
不可以尋尺計出語落筆輒驚坐人余固歎其  
超然不可追逐而流輩中亦鮮有能及之者自  
爾二十餘年子厚之詩文日益工琴書日益妙  
而余日益昏惰乃不能及常人亦且自念其所  
曠闕又有急於此者因遂絕意壹以頑鄙自安  
固不暇復與子厚度長繫大於文字間矣既而

子厚一再徙家崇安浦城會聚稍希濶然每得  
其詩文筆札必為之把玩賞歎移日不能去手  
蓋子厚之文學太史公其詩學屈宋曹劉而下  
及於韋應物視柳子厚猶以為雜用今體不好  
也其隸古尤得魏晉以前筆意大抵氣韻豪爽  
而趣味幽潔蕭然無一點世俗氣中年不得志  
於場屋遂發憤謝去杜門讀書清坐竟日間輒  
曳杖行吟田野間望山臨水以自適其於騷詞  
能以楚聲古韻為之節族抑揚高下俛仰疾徐

之間凌厲頓挫幽眇回鬱聞者為之感激慨嘆  
或至泣下由是其詩日以高古遂與世亢至不  
復可以示人或者得之亦不省其為何等語也  
獨余猶以舊習未忘之故頗能識其用意深處  
蓋未嘗不三復而深悲之以為子厚豈真坐此  
以窮然亦不意其遂窮以死也衰暮疾痛餘日  
幾何而交舊零落無復可與語此者方將訪其  
遺藁積而藏之以為後世必有能好之者而一  
日三山許閔生來訪袖出子厚手書所為詩若

千篇別抄又若干篇以示余其間蓋又有余所  
未見者然後益知子厚晚歲之詩其變化開闔  
恍惚微妙又不止余昔日之所知也為之執卷  
流涕而識其後如此子厚名銖姓黃氏世家建  
之甌寧中徙潁昌且再世母孫讀書能文昆弟  
皆有異材而子厚所立卓然尤足以自表見顧  
乃不遇而阨窮以死是可悲也許生嘗學詩於  
子厚得其戶牖收拾遺文其多乃至於此拳拳  
綴緝師死而不忍倍之是又可嘉也已



丞相李公奏議後序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信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亦未嘗不為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靡有子遺而為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

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隴西公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為言公獨知其必有夷狄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以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謫官以去而間不七年虜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天下山嶽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却疆虜然

白重圍既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為割地  
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為不然而數  
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再入之不  
可以不憂則讒間蠱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間  
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修  
政事攘夷狄為己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  
士風通下情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  
要害繕治城壁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  
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

便以為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纔七  
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因是獻言亦  
皆畏天恤民自疆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  
為非策懇扣反復以終其身蓋既薨而諸子集  
其平生奏章得凡八十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  
微曲折究極事情絕去彫飾而變化開闔卓犖  
竒偉前後二十餘年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  
出於立談指顧之間今少傅丞相福國陳公序  
其篇端所以發揮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孫

晉復使熹書其後以推明之熹謝不敢而其請  
愈力不得辭也顧嘗論之以為使公之言用於  
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  
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  
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汛掃陵廟以復  
祖宗之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讎其已久矣夫  
豈使王業偏安於江海之溼而尚貽吾君今日  
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  
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

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  
固有以迭為勝負之勢而至於然歟嗚呼痛哉  
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泣安知異  
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  
子方總群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  
閒之燕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  
不恨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真  
非偶然矣因次其說以附于八十卷之末使覽  
者無疑於福公之言云

香無疑外蘇公之言

美辭然矣因次其端以制于八十年之末身

不辨其不取外前日而映天之波以主公昔真

間之燕而幸亦以當土必香無限亦志之士能

晦菴文鈔卷之三

昔不有辭卷太息而垂翰外慎密取惟恐令夫

昔歸身其能樂難事未嘗不取書而或安賦異

固亦必整其數負之也而星林烈數即其辭始

其亦必整其數負之也而星林烈數即其辭始



